

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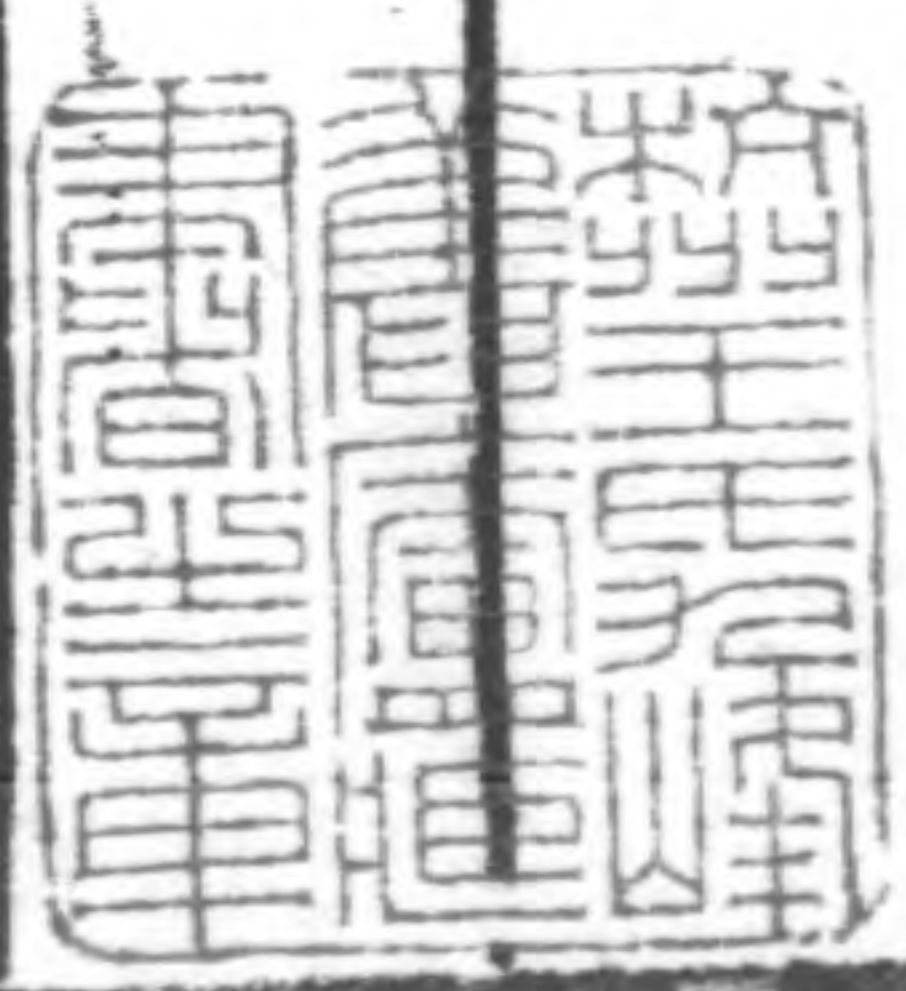
戰國策卷第四

齊

威王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於宋鮑注易與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不償因以為辭攻之亦可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勿救則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對曰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





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段干綸曰  
臣之求利且鮑注且猶與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  
於其郊是趙不援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  
敝魏邯鄲援而承魏之敝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  
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  
敝大破之桂陵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  
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  
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  
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如此者三有司

請曰言章子之敗也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  
擊之王曰此不叛宜久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  
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  
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  
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  
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  
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父未  
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  
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楚親齊王患之張丐曰臣請令魯中



立乃為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補注言其力均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眾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眾合戰勝後合合敗者魯以全眾合敗者勝者既士卒多死決此其為德也亦大矣鮑注謂德敗者其見恩德也可取勝亦甚大矣鮑注敗者德之魯君以為然乃退師

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開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注言直前而敗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昷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



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

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間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注謂坐於而四國朝之不待兵也

宣王

南梁之難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



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  
敵而我救之我伐韓而受魏之兵顧及聽命於韓  
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趨於齊我  
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敵則國可重利可得  
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  
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趨於齊齊因起兵擊魏  
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  
朝田侯

田忌為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孫子謂田忌曰將  
軍可以為大事乎田忌曰柰何孫子曰將軍無解

兵而入齊使彼罷敵於先弱守於主主地缺蓋齊險隘補注姚

云曾木先皆作老愚恐上句多於字謂以罷敵主老弱守險而以精兵攻齊下云輕車銳騎是也

者循軼之途也注軼輓同車迹也言其險轄擊摩

車而相過轄車同車軸端鍵也使彼罷敵先弱

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

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重輜重也踵高宛宛疑作苑使

輕車銳騎衝雍門正注云雍去聲齊西門若是則齊君可正

正猶制治不於讒構也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

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伐之相齊相齊當作句讀補注曰前云鄒忌馬



相田忌為將此云誤恐田忌欲以楚權復也謂返於齊代之相恐有差誤

杜赫曰臣請為留楚田為鄒謂楚王曰鄒忌所以

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

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以齊厚

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

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鄒忌事宣王仕人眾鮑注薦於宣王不說晏首貴而

仕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

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

人宣王因以晏壅塞之注言以晏首不薦達人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補注曰徐詞余反正義云紀年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下薛改

名徐州左氏作舒說文作鄒欲逐嬰于於齊嬰子齊臣妬之嬰

子恐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

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

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今

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

於王也楚王因弗逐

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

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

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



兵鮑注東猶歛謂燕為燕取地也故為君計者不

如按兵勿出齊必綏綏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

敵趙可取唐曲逆二邑名並屬中山國戰而不勝命懸於趙

然則吾中立吾謂趙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

懸於君矣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

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

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

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後未嘗

倍泰山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

之下戶三男子三七十二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

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

無不吹竽鼓瑟擊節彈琴聞雜走大六博踰鞠者

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擊袂成幕揮

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

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

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

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

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

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



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  
 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  
 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  
 故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  
 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  
 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  
 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補主  
君稱蘇秦恐有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主字史作足下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  
 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

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  
 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  
 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罍黍  
 梁父之陰則邾車而載耳鮒注邾却也言多獲車重不前夫物各  
 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  
 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  
 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  
 山者五兔極於前大廢於後大兔俱罷各死其處  
 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以相持



以頓其兵敵其衆臣恐強秦大楚乘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

唯先生也敵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

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

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敵注言楚將

而伐名醜而實危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

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

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

有之然則先生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

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

兒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

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

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

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

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

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

有昔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

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



千鎰由是觀之先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  
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  
地而建千石鍾萬石巖天下之士皆為役處辯智  
並進莫不來與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  
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  
徒走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  
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  
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注言能貴士故德厚故舜起農  
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  
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

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  
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  
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褻慢驕奢則凶  
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  
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禍隨之如故  
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注不求不為而欲得此皆  
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  
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  
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  
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



玉是也故曰無形元正作刑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

本也夫上見其厚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言之

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

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補注疑非

字當在與字上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

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

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

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

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

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

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

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

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

當肉當去聲是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真正以

自虞虞娛同樂也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

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

辭去君子補二曰觸知足矣歸真補反璞則終身

不辱正注曰者觸既辭而又自言也上言大璞不完以喻士之形神不全故曰歸反璞云文義

甚明添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



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  
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  
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  
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  
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  
不說有問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馬宣  
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sub>也</sub>耘之<sub>也</sub>失馬能  
有四馬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  
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

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  
人何好王斗曰世無<sub>其</sub>騏驎耳王之駟已備矣世  
無東都佞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嫵  
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  
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  
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  
使人為寇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  
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  
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  
任官齊國大治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言已過於今先生設為不宦言當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糶雜也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

衣純也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閔王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



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

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背秦背秦則齊無患矣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轍志公孫開曰封之威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開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開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



靖郭君因見之空趨而進曰海大魚此三因反走

君曰客有於此有言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

君曰亡更言之亡無通謂即言此對曰君不聞大

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

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為夫齊注

云新序作無齊蓋夫無音訛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

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正注曰曾子問諸侯出

云五大夫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正注曰也字

曰說吾而厭之言所說今與靖郭君史云不可

也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嬰嬰由是得專齊權

靖郭君善齊貌辯齊貌辯之為人也多疵門人弗說

士尉以証諫也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

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刻而類破吾家苟

可憐齊貌辯者吾無辭為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

子御之曰暮進食數羊宣王薨閔王之立靖郭君之

文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辯俱留無幾

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

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辯曰固不求生也請必

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



以待之齊貌辯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

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

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願言願豕視豕

視若是者信反多失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

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為

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

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

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

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為二

閔王大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

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

貌辯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舞

云劉本於帶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

至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

辭不得三日而聽其王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

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此齊貌辯之

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

也欲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

韓梁六國之通甚也言其更不足以立功名適足



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  
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適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  
我兩彼也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慮天下為秦相割秦  
曾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  
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  
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  
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哭死者不  
已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  
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  
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襄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

海南面而孤楚韓梁

三國在秦之南孤謂稱孤以臣之

北向而孤

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  
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成梁絳安邑此萬世  
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  
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  
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  
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晉

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  
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  
之乎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



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天下之國皆有兵

齊必取燕是天下賜之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

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

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張儀為秦連橫說齊二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

父兄駁眾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

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

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眾兵強

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

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

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

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

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

再勝秦絕句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絕句四

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

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于

取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毘

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

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

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



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

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儀齊之所惡也而秦任之故齊以此責秦

張儀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王曰柰何口

為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今

齊王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言齊必伐之故

儀之不肯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梁之兵

連於城下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齊入三川出兵

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周有先世宗社禮器必出以賂秦

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

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

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籍使之齊

齊楚之事已畢言使事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

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

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

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

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

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肯之身而之梁齊



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  
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  
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董車  
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  
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  
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而不勝張儀謂梁王不用  
臣言以危國梁王因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  
犀首欲敗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為國  
者不同耳君必解衍衛君為告儀儀許諾因與之

參坐於衛君之前犀首跪行為儀千秋之祝明日  
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  
衍也吾讎而儀與之俱是必與儀鬻吾國矣遂不  
聽

楚王死太子在齊管蘇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

子以市其下東國

楚東地近齊者

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

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

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

東國吾為王教太子不然吾將與二國共立之然

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



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負荷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為之奈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楚與之地而得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

也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

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

子且倍王之割割地倍於下東國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

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

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柰何請告太子其

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

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

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

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

之割而延齊多割楚地以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



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  
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  
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謂齊以太子故臣能  
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信於王也王因馳強  
齊而為交齊辭齊之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  
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因齊故曰可以  
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制制多九楚  
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  
也而楚功見矣謂地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  
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

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  
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蘇子恐  
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今勸太子去者又  
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  
蘇子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  
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  
楚太子者又蘇子也割地因約者又蘇子也忠王  
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之以  
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  
命因封蘇子為武貝君故曰可以為蘇子請封於



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為讎也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為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言其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士也提子以為人提正注曰藝文類聚及是本作提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士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



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子孟嘗君乃止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  
薛子孟嘗君令人體貌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  
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  
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  
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  
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  
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  
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此以下著書者之望拜之  
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

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歡夏侯

章每言不嘗不毀之也如云未嘗或以言孟嘗君

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董之繁菁以  
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  
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  
以為之也君所以得為長者以吾毀之也吾以身  
為孟嘗君豈得待言也

孟嘗君謙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  
也一人曰嘗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臣之血湔



其祗田督曰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如使而弗及也勝賢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為君取矣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或以問孟嘗君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者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錯之也同令勿言也居暮年君乃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又弗欲衛君與文

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善為事矣轉禍為功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孫



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處疑據字訛險乘復錯在此危則騏驥不知狐狸曹沫疑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鈇鐔與農人居穰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 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床郢之登徒直使送之直當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成曰臣郢之登徒

也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漂言其

去若髮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

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成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

豈受楚象床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成曰臣願君勿

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成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

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

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

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床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

君臣成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成趨而去未

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床甚善



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  
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  
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  
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郢之登徒不欲行  
許成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  
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  
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齊人有馮煖

史作驩煖補注煖即煖

况表反者貧之不能自存使人

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  
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子嘗君笑而受之曰

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謂草粗具

居有頃倚

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

嘗君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

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

之駕比門下之車矣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

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

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會而不足子嘗

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

食用無使之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

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



責債同集  
韻通財也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  
右曰乃歌天長劍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  
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  
憤於憂而性惇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  
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  
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  
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  
諸民當償者悉來入券券徧合赴矯命以責賜諸  
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  
君恠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

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  
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  
下臣君家所有寡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  
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于其  
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  
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乃說  
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  
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不至百里  
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  
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



竈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竈未得高枕而卧也請  
為君復鑿二竈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  
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  
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  
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  
馮煖先驅識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  
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  
聞之君臣恐懼遣大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服劔  
一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  
沉於誦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

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識孟嘗君曰  
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  
曰三竈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  
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曰  
君得無所有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  
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  
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  
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  
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



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所求者存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

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

而而患之所從往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

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卒成秦事勿庸稱也以為

天下收天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

帝名為無傷謂秦與天下先稱秦稱之而天下

不聽王因勿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蘇子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

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釋去帝說蘇則天下愛

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

孰與伐宋之利也此以下當有脫簡不對曰夫約

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

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

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償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

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

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

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



以刑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  
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  
之熟慮之也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先事則近

禍約結而喜主怨者孤怨所歸者夫後起者藉也

不先事足而遠怨者時也以衆不怨足是以聖人從

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

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倍皆而

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十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

割劇矣堅箭利金不以倚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

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

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主車者不休傳

也言其衛國城割平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

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遯遯同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

砥同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

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申牟之郭衛

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

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

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

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申牟之墮



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  
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  
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  
事敗而好鞠之物窮也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  
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  
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  
下從謂後之不為事先也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  
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  
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  
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

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  
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  
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  
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  
小國欲為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  
小國在代戒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義  
不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與之則是以衆強  
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  
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  
小國之情莫如謹諍而寡信諸侯謂不信而謹諍



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謂不為人外  
不賣內不反則穡積朽腐而不用言倉庫幣帛矯  
靈而不服矣言貨財足也小國道此道猶行也則不祠而福  
矣不貸而見足矣物不從人求而自足故曰祖仁者王立義  
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  
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樓越身從諸侯之君謂諸  
也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  
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  
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  
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

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  
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  
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  
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寄怨于人  
誅不直重微用兵而寄於義謂隱其用兵之真情  
伐不義也也則亡天下可跼足而湏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  
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質子不趨而疾  
衆事而不反事人共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  
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補注曰衆事宜多反  
俱強者宜不相下今皆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  
然以其同憂趨利故也



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  
 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  
 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  
無行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  
 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謂明察相誠欲  
 以霸王也術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  
 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  
 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  
 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  
 君之道也中人禮祝為行者祈君爵釀備釀以通

都小縣置社

社亦社祀之也

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

事謂財賦

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死死扶

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

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醕而華樂

華大飲

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

之田而不傷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絕鏃初鏃

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

出也

官如父子異官之官古者

士大夫之所匿斯

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

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檣敵



石之舉衝禮攻城家雜總身窩穴中謂地罷於刀

金孀兵而立困於立功得不釋甲暮數或暮月而

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二下城

城下其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

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

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謂趙此

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

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

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

燕軍殺其將天中山子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

三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者臣

於齊者何也不審也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

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

終戰比勝比猶闕也而守不可拔守城期天下稱

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此人以則非國之利也臣

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

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

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

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

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難中以



故人爭欲貫之如惡之然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

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

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

用強兵而弱之兵常用雖強必弱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

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

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用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槽

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

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

諸侯可趨後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

百萬之軍比之堂上此疑作雖有闔閭兵起之將北敗也

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

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箏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

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

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

為主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

無成謀圖我之謀無有成者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

也伏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

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

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

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



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令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  
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  
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  
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  
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  
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  
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  
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  
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

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  
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  
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  
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  
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既行按兵於國  
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  
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  
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  
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槽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  
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賊於



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齊眉郭之民有孤狐咥者補注曰狐因狐字正議閔

王新之擅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

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

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

而應之齊軍破向子與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

與燕戰求所以賞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

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兩血露

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羸博之間地圻至泉王知

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

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主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

露衣者天以告也地圻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

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

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

衣免服外太史之家為漑園君王后太史后氏女

正注曰姚本作太史氏女無后字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

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給騎劫遂以復齊遂迎太

子於莒立之以為王襄王即位立君王后以為后

生齊王建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文



朝出而晚來則吾僑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  
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  
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  
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  
殺之

### 襄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  
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說之燕將懼  
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  
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

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倍昔勇士不怯  
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  
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  
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  
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  
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  
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  
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  
敢東面橫秦之勢秦為橫則楚國之形危且棄  
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



一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規謀也秦救之而楚趨與聊皆退故云無謀齊者

城共據也相持暮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

必決之於聊城也火勝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

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

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

燕主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既多民心無

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距亦同暮

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

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計不

如罷兵休士全車由歸報燕王以見

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

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正注云資給說士

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音者亦指燕棄世

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

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孰計

而審處一也補注云下無歷數之辭疑一字訛或衍且吾聞效小節

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

桓公中鈞墓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

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

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



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拜三行之過據齊國  
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  
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  
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  
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  
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  
計也曹子以為遭正注云遭字句謂曹沫忍耻而與魯君計以為遭遇也史無此  
胸左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  
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  
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

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  
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  
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  
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  
命矣因罷兵倒鞬而去注鞬弓承故解齊國之圖  
救百姓之死冲連之說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

城破燕兵復齊墟棄王為太子徵注徵猶信也太

庸人疑之至是始有狀可信也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單人疑也齊國

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舊



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

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不欲正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令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



任之於王任白王使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  
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  
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  
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  
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  
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  
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  
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  
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  
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之察之異日

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  
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  
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

補注云本王觴諸前恐賜乃觴之訛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

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  
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  
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  
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  
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  
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



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  
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與師而襲齊墟王  
走而之城陽之中山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惴惴  
也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  
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  
謂不通於王而自王城陽衍二字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  
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  
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  
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啻  
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

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

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

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

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

箕脩劍柱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補注曰說苑攻

梧丘齊景公田于梧地名也一本壘枯骨田單乃

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

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屨器立則杖挿同

刺士為士卒倡曰何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

器



又也言見亡之 歸於何黨矣言無 當此之時將軍

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

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有夜色之奉

西有雷上之虞樂也同 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

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

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

乃援枹鼓之枹擊 狄人乃下

孟嘗君之向從欲合諸侯 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

人先姑 既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

臣謂 矣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

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

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

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

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

有難也作難於人 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

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賢人謂 大王

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

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

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為管商之

師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



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滂其衣如  
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  
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  
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著書者美弘不可侵  
也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  
陵可謂足使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子養椒亦陽  
得子養此下脫所養之人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  
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君曰  
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

對曰君之厩馬百乘無不彼繡衣而食菽粟者豈  
有麒麟騾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食梁肉豈有毛  
膚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  
曰君之好士未也

王建

秦攻趙長平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其交則  
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  
齊不聽蘇子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  
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矣且趙  
之於齊楚隱蔽也趙居二國西北秦攻二國必先



有障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燧釜喻宜救之急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

或謂秦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北有趙魏秦伐周韓

之西趙魏不伐不從秦伐周韓周韓為割正注曰割韓去地與秦

周害也注趙魏徒不伐而不救則韓必退却周必受害及韓却周害之後

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注秦亦以其不應已又無周韓之得秦伐必及

今齊應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

周韓齊不應秦伐趙魏亦宜如趙魏不果於應秦而伐周韓也今齊入於秦使

也入言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

安得救於天下乎

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邯

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公子無忌為天下循便計

順便之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

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

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

也故三國與秦壤界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

伐楚取鄢郢矣覆三國之軍兼二周之地舉韓氏



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趙魏踰中國注疏言

封衛之東野注曰封兼魏之河內絕趙之東陽

則道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

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

注逆謂二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

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

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

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

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注威后問使者曰

歲亦無恙耶恙具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

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未問王而先問歲與民

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

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

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

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

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注言

在位成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

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息也何以

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



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  
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文不朝何以王  
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  
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察交諸侯此率民而  
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

太史敦文補注徐廣音皎奇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

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

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

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敦曰

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汗吾世矣終身不覩君

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

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

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

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

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

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

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

老婦已忘矣注云詳其指蓋怒建之君王后死後

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王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辭



變詐之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

齊王遂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為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鄆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

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補注云衛州共城縣餓而死先是齊為之歌曰松耶柏耶佳建其者客邪

戰國策卷第四終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程